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五虎征西 第五十六回 平西王死中得活 嘉祐王發配功臣

詩曰：蒼天不絕小英雄，險死還生到驛中；  
只為災星猶未退，奸謀屢害疊重重。

再說嘉祐王聽了狄母后之言，說到他為娘的難及得當今貴妃之語，是以難救得侄兒。天子聽了這句話，擔當不起，心中覺得慚愧，忙上前曲背彎腰，尊聲：「母后娘娘不用心煩，如今即差官前去救他罷。」太后娘娘說道：「此時只恐頭兒墮地了。」眾文武說：「臣啟娘娘，此時天色尚早，狄上親還未正刑。」當時天子即差值殿官急往法場救轉狄爺。此時國丈怒容滿臉，焦廷貴得意洋洋，大罵一聲：「龐賊！」快馬加鞭回歸王府，報與高年太后。太太聽罷，驚惶之際流淚說：「兒啊，想你吃了許多苦楚，受了多少辛勞，方能征服西遼，只望你平安人吃平安飯，豈知今日又起風波，大難臨身。幸得娘娘出朝去救，聖上必然恩赦了。」按下不表太太之言。

再說狄爺得救，進了金鑾殿，叩謝君恩赦罪，多蒙太后娘娘活命之恩，又參見太祖龍亭。國丈也參見了太后娘娘，太后說：「你是國丈麼？」龐洪說：「臣不敢當的。」太后說道：「你堂堂天子的國丈王親老大人，你既為極品之官，何必如此生成一片妒賢嫉能之心，幾番陷害我侄兒？你做人為何這等狠惡奸刁的？」龐洪說：「這是臣不敢為的。」太后說：「胡說！好好地保他前去征西遼，要借刀殺人，你還強辯麼？」龐洪說道：「娘娘，是老臣一心為國，猶恐西遼又動干戈，因思沒有勇將可當此任，是以保舉五虎英雄前往，若不是老臣保他前往西遼，狄王爺焉能加官進爵，勢位封王。」太后說道：「他封了王位，你滿恨著，又與楊滔同謀把飛龍頂冒鳳姁來行刺，我侄兒幾乎死在番婆之手。又虧得皇天庇佑，這英雄又是死裡逃生，皆得包卿之力。就是今日這條計，全虧得老身早已知情，如若不然，我侄兒身首分為兩段。到底狄青有何不好，你與他結得如此深冤，定要生心害他？今日可將冤家之由實實說來，休得隱諱。」龐洪此時伏倒金階，頭也抬不起，只得連稱：「娘娘啊，臣實無此意，休得枉屈了老臣。」太后娘娘說：「今日老身與你講個明白，自今以後勸你要做個好人罷。倘若仍要做奸臣，不獨臭名萬載，只恐罪盈滿貫之日終須有報。近則報在自己，遠則報在兒孫。」此時國丈也不敢再答奏，只得諾應連聲而退。

太后娘娘又問當今道：「若說珍珠旗是假的，龐國丈是個能手，何不命他把真旗取到，如取得真旗回來，目今這旗是假的，然後定罪如何？」天子一想，若要國丈去，明是叫他前去吃苦了，說：「母后，旗之真假，如今一刻之間，到底力辨不清，且從緩而辨。但狄青有失君臣之禮，如若置之不問，有干國法，難服眾臣之心，還望母后諒情處斷。」若講到嘉祐王在龐妃面上，原來不肯吃虧的，只因狄太后出朝，雖赦了平西王，到底還要問他定罪名，多少遮遮面光。此時狄太后想來失了君臣之禮，原是難正國法處斬的，今日罪名不依，恐被眾人私議，便叫聲：「包卿，你是個忠心正直之人，須判定他一個什麼罪名，方為妥善？」包爺說：「臣啟娘娘，若論臣失君禮，即與欺君之罪相同，本該立時斬首。惟念有功於此，從減等定他一個徒罪，實為至當。」太后說：「包公判斷公平，可准依的。」說完即起，扶輦回宮而去，隨即又抬送回太祖龍亭。此時仁宗天子、眾大臣一同相送，狄太后放心回宮中，不表。

且說嘉祐王便說：「包卿即把平西王定了徒罪，還該定了地方才好。」包公一想，這是試我面光的，乃據理而行，有甚相干！即奏道：「離京一百里，發配遊龍驛，萬歲龍心如何？」天子說：「准卿所奏。可著一員官押解狄青到驛中便了。」包爺說：「臣領旨。」又奏道：「陛下，那珍珠旗是真是假，不易辨分明，伏惟我王定奪。」天子說：「包卿，且收藏庫內，另日再行定奪罷。」就此退班。此時天子擺駕回宮，見了龐妃，就把情由說知，也不再表。

且說眾臣退班，各回衙府。有狄爺說聲：「包大人，犯官回去一見母親，就來聽候起解了。」包爺說：「悉憑王親，大人何日登程，決不來催促的。」二人一拱相別。狄爺到了王府門首，眾弟兄一見說：「如今恭喜千歲了，得太后娘娘做救星。」狄爺說：「是了。」忙退進堂，見了母親，就將此事說知，太太聽了切齒罵聲：「奸臣，明明又作奸計，內通女兒作線，我兒險些做了刀頭之鬼。多虧得焦將軍往南清宮報知娘娘，方得出朝，要當今赦罪。兒啊，娘娘恩德深重，你須時刻銘心。」狄爺道：「這也自然的。但如今孩兒定了一個徒罪，發去遊龍驛的，今來拜稟母親，明日要動身了。」太太聽罷，心中煩悶起來，含著一汪珠淚，說道：「兒啊，母子團圓還是未久，如何今日又要分離？為娘好不心焦！」狄爺說：「母親且免愁煩，若說遊龍驛，離京有限路程，孩兒此去，可以常常來往的。」

是日狄爺打點往遊龍驛，有眾英雄聞知，進來說聲：「千歲爺，不必前去，有我們保護在府中，差官若來催促，待他試試我們手段，打他一個七零八落，回去叫他遠遠不敢來惹千歲的。」狄爺聞言，喝聲：「胡說！萬般情面，要看包爺。他若到，不可恐嚇他。況且乃是國法旨意，與這解官何干！」焦廷貴說道：「何不把這座王府改作遊龍驛，住在家裡好不便當。」狄爺喝聲：「休得多言，本藩自有道理。若然不去，又有欺君之罪，為人頂天立地，出仕王家，忠字離不得的。」與眾人正在言談間，有狄太后傳懿旨，請平西王到南清宮敘話。此時，狄爺進內辭了母親，出王府去了。有二位英雄齊說：「可惱啊，可惱！今日好好一個平西王做不成，倒做起徒犯來。我們叫他不要去，他偏偏要去的。罷了，我們苦樂相同，跟隨千歲到遊龍驛，以得早晚相見，患難相均，方才合理。」眾將聞話，休得煩言。

卻說狄王爺來到南清宮，先叩下娘娘活命之恩，又與潞花王見禮，然後坐下吃茶。太后說：「侄兒啊，不是娘娘埋怨你，原是你的不是。君即是君，臣則為臣，因何把朝廷頂撞？大為不合。論來原有欺君之罪，如若不依，當今問個罪名，猶恐有國法森嚴，滿朝多有議論你。今到著遊龍驛，我有一句言語叮囑於你，須要謹記留心。」狄爺說：「不知娘娘有何訓諭，侄兒洗耳恭聽。」太后說聲：「孩兒，你今此去，猶恐龐洪害你之心不肯休息，又有怎麼暗箭射來，你須刻刻在心。此去驛中每日費用，所該多少，或一千或八百，須問國庫中取用，不可拿出自己財帛來用。此去須要常常回來，不可久別娘親。說要去三年，自然我慢慢調停，只在半年一載之期，自必叫你回歸，決不使滿限三年的。」狄爺聽罷，說聲：「多謝娘娘，恩同滄海，教育良言，侄兒刻刻在心。」此時太后又吩咐備酒席，兩位表弟對酌，潞花王說聲：「表弟啊，你此去遊龍驛，須要常常通個信息到來，免得我母子時常掛念。此言須要切記的。」狄爺點頭應諾，弟兄又用酒一會。飲酒畢，狄爺拜別娘娘，辭了表兄。狄太后暗暗恨著龐賊，弄得侄兒又要分離了。此時潞花王送狄爺一程，出□里之外，方才作別轉回。狄青回歸王府對母親說出娘娘吩咐一番言語、表兄叮囑之言。太太煩悶之際，聽了此言，心中□分感激，娘娘骨肉相看，情深意厚，潞花王千歲也是一般情厚。是夜，母子言說。不知狄青到驛，後事如何？正是：

只為奸臣條計巧，至教母子兩分離。